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

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举办

历史是在河边长大的，是水养育了人类文明。现在人们喜欢谈梦，而梦的源头是童年的快乐，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

运河，是水的经典。

大运河，水的经典

□蒋子龙

大运河上的摆渡　王少华摄

■对话蒋子龙

心中的运河

□记者　曹　铮

记者：“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您对运河的眷恋。大运河对您的为人为文有着怎样的影响？

蒋子龙：沧州多水，在我童年的色彩中，水占很大的比重，村里有六七个大水坑，有的水坑几辈人都没见它干枯过，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河沟围着我家菜园子，村外的洼里还有直通大河的沟渠。在我家乡沧州的这一片水系中，运河是浓墨重彩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于运河在我身上有哪些具体影响，我自己也说不清。如果说运河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以及我努力追求的文字风格，可以说是真实自然，单纯厚道。

记者：在您的许多文章里，我们能看到您对‘水’的记忆。的确，水造就了延续千年的漕运时代和区域经济繁荣，也赋予了一方水土独特的文化品性，滋养出沿岸特有的人文精神。不可否认，运河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淡出我们的视线。如今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下，她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目前，大运河沧州段正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您期望家乡的运河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蒋子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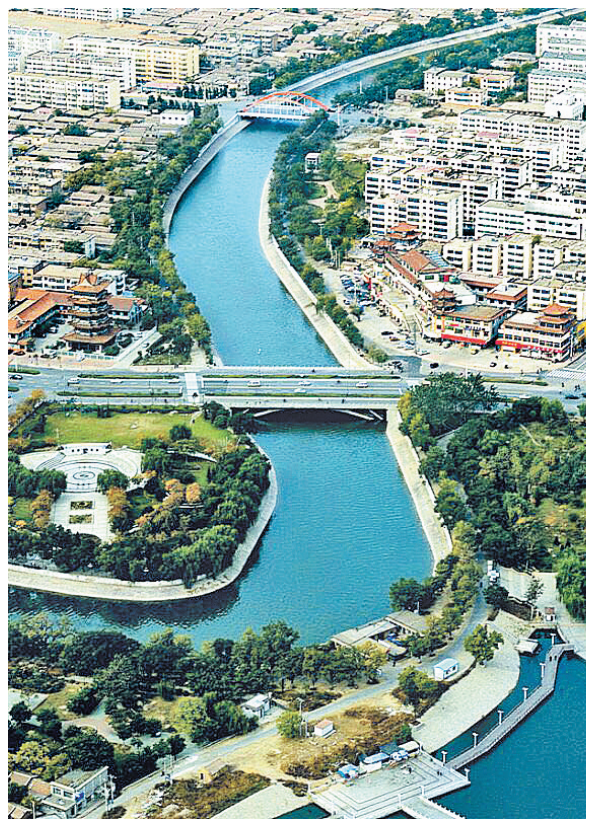
蒋子龙：我知道华北属于严重缺水地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在地下造成许多巨型漏斗，在漏斗上重现昔日大运河的风采，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大自然的自然是自然，征服大自然的自然是不自然”。我们要恢复运河是一个巨大的生态修复工程，就当下而言，应面对现实，因地制宜利用好运河，实实在在为运河做些事。

记者：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更多的人在关注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您是怎样理解运河文化的？

蒋子龙：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人类的几大古文明诞生及发展，都是靠着大河流域。没有黄河、长江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实际的运河在北方荒废之后，“运河文化”并没有荒废，人们的心里依然有一条运河，怀念运河，谈论运河，这就是文化的强大之处。

记者：沿河而居的百姓将大运河视为母亲河，凝聚着运河儿女最深沉的乡愁。您也说运河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符号，那么如何才能将这种文化现象、文化符号传承下去？

蒋子龙：就我而言，无论南运河现在的状态以及未来的命运如何，它都以最美好的姿态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里，也永远滋养着我对家乡的情感。我相信大运河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人工河的经典，其文化意义会永远流传下去。



大运河沧州段　王少华摄

一

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作‘御河’。‘御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

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

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

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儿。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着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截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抓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

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

当地百姓都把运河叫作‘御河’。相传明朝有位皇帝，派人到沧州选美，闹得鸡飞狗跳。一个长着满头癞疮的傻丫头骑着墙头看热闹，顺手还把惊飞了的花公鸡揽在怀里，这时恰恰被选美的钦差一眼搭上，认为她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骑龙抱凤’的贵人。傻丫头进宫前总要洗洗头，打扮一番，便提来‘御河’水，从头到脚洗了个痛快，不想第二天满头癞疮竟不治而愈，长出浓密的黑发。

“御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引运河水浇灌）、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

二

沧州运河两岸的人厚道仗义、见多识广，素有‘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称誉。

说到水土，还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沧州运河两岸的人厚道仗义、见多识广，素有“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称誉。这里有荆轲的遗风，有林冲的庙宇，绿林好汉、侠客武师常云集此地，留下一代代尚武的风俗。击败沙俄大力士、受康熙嘉奖的丁发祥，溥仪的武术教官、八极拳拳师霍殿阁，大枪一抖能点落窗纸上的苍蝇而窗纸无损的神枪李书文，张学良的武术教练、燕青拳拳师李雨三，双刀李凤岗，大刀王五，神弹子李五，享誉中外的“万国竞武场”上的王牌武士王子平……他们都是运河边上的沧州人。

过去有“镖不喊沧州”一说，不论何方来的镖车镖船，不论货主是富户豪门，还是势力浩大的官家，路过沧州必须卷起镖旗，不得显武逞强。我曾见过一组统计数字，当今的沧州一带还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民习武，有十七个武术社、六十多个拳房。人称“沧州十虎”的通臂拳拳师韩俊元父子，全家二十四口，个个习武，多次在全国武术比赛中夺得金牌，真可谓“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

这就像运河的另一副面孔那样，赶上涝年发大水，运河似突然增宽好几倍，水流浑浊，高出地面一丈多，恶浪排空，吼声震天，像一头脱缰的红眼莽牛。人们在堤岸上搭起帐篷，日夜守护着变得像皇帝老子一样暴躁、瞬间就翻脸不认人的‘御河’。如果有谁看见一条水蛇或一只乌龟，立刻大呼小叫，敲锣报警，大家一齐冲着水蛇、乌龟烧香磕头。水蛇自然就是‘小白龙’，可以率领着惊涛恶浪淹没任何一个对它礼待不周的地方。至于乌龟嘛，据说它的头指向哪里，哪里就会决口。而河堤决口以后非得请来王八精才能堵上……

当时我还小，不懂得替大人分忧，只觉得热闹、好玩，看护河堤比过年、比春天赶庙会还有劲儿。特别是到了晚上，河两岸马灯点点，如银河落地，很像刘备的七百里连营大寨，田野一片安静，间或有蛐蛐、虫子之类的小东西们唧唧啾啾一阵。唯有那瘆人的涛声，一传十几里，令人毛骨悚然。每‘哗啦’一声，人们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依偎在那些心宽胆壮的汉子们身边，听他们讲那神魔鬼怪的故事，更增添了恐怖气氛。

我当然还是最喜欢春秋季节的运河，恬静、温柔，特别是傍晚，在西天一片火烧云的映照中，或坐在岸边的石墩子上，或爬到河边的大树杈子上，看着运河里的船队来来往往。顺风顺水时一排排白帆，仿佛是运河的翅膀，带着整条河的清水飞了起来。也有逆水行舟的，一排排纤夫弯腰弓步，肩上扛着同一根大绳，嘴里喊着号子，竟也将船拉得飞快……

在津浦铁路修筑以前，大运河是沟通我国南北的大动脉，而南运河是贯穿河北省的主要航道，流域近五千平方公里，不仅养育着沧州市周围的众多百姓，每年还向天津市提供优质水十亿立方米以上，运货百万吨之多。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黄河、长江，“御河”就是心目中最壮观的河。

三

运河陪伴着我长大，我陪着运河变老。我曾经以为千年运河是永远不会老的。运河是生命之水，是兴旺之河，人们要想活得好，生活发达，就不能让运河这么老去。

运河陪伴着我长大，我陪着运河变老。我曾经以为千年运河是永远不会老的。

1955年我考到天津上中学，但一放寒暑假就回到家乡，有时贪玩，到了开学的日子却没有赶上最方便的火车‘沧州短’，只好沿着运河岸边遮天蔽日的大树林向北走一站路，到兴济镇乘快车。1958年之后，运河两岸的森林被群众盲目砍光了，大运河赤裸裸摊晒在华北平原上，我站在天津西站的站台上仿佛能看到沧州。1963年，中国开始了‘根治海河’，人们一心想驯服洪水，根治涝灾，唯独没有想到千百年来有涝有旱、涝略多于旱的情况，竟从此变得只旱不涝。1965年夏天，南运河便渐渐干涸。谁会想到涝灾被制服后，那条经历了许多朝代、流淌了一千多年的滔滔大运河，这么快就滴水皆无。有些河段很快就长草、种庄稼，甚至跑拖拉机。

就连‘曾经看百战，唯有一狻猊’的沧州铁狮子，都感到奇怪。沧州城外那一大片摇曳的芦苇地也可以见证，这里曾是老黄河的故道，洪荒遍野，古漠苍凉，每逢洪水涌来，一片汪洋，沧州历来多涝，何曾缺过水？一千多年以前之所以要建造这尊铁狮，就是为了镇住对沧州百姓危害极深的洪水海潮，所以又名‘震海吼’。它‘吼’了千余年，大海是不是被‘震’住了不得而知，怎么把运河的水倒给‘吼’没了呢？人们倒真希望铁狮冲着龙王振鬣长吼，请它来为南运河注满清水……

运河是生命之水，是兴旺之河，运河两岸的百姓要想活得好，生活发达，就不能让运河这么老去。近几年来，人们开始一段段地修复、蓄水，但目前还只是一种景观，用来改善周围环境，提供观赏，提供回忆或者怀念，或许还有思考和警醒。虽然它辉煌不再，大难不死之后也确实显出老态，但老成了经典，就像有些老书、老物、老人一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国搞了多少浩大的水利工程，但将来有几个能像运河这样成为水的经典呢？它绝不同于一般河流，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象征，运河不能干涸。

无论南运河现在的状态以及未来的命运如何，它都以最美好的姿态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里，也永远滋养着我对家乡的情感。我现在定居天津，住的地方离运河的距离，跟老家距运河远近差不多，可以说我大半生都没有离开过运河。

离运河近，就是离家乡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运河，就千般感念，万般祝福。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自信

□杜　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0月18日新华社）

强调文化自信，意义何在？意义在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因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我们在新时代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中国梦，都离不开文化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而要继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如何践行文化自信？这让笔者想到了这些年兴起并且持久不衰的“国学”文化热；传承民族经典、提升国民人文素养的古诗词文化热；为筑就现代文明新高度而大力弘扬推广的家风家训文化；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的反腐倡廉文化；已经走出国门的孔子学院儒家文化等等，无不证明着我们对自身文化秉持坚定的信心，方能获得坚守的从容，焕发创新的活力。近期，著名作家王蒙推出了新作《王蒙谈文化自信》。谈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的学习心得时，王蒙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的确，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唯物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时代车轮驶进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在塑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越发成为一个关键元素。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和自信，才能在数千年发展史上保持自身特色、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继承创新中收获了丰硕成果，更在发展道路上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给了我们文化自信充足的现实理由。因此，我们要自豪地对待自身文化，使之深深融入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凝聚新的精神力量。

世说新语

回音壁

□主持人　曹铮

●刘玉珠：中国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超出我们想象

“现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很快，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超出我们想象。”

——10月20日新华网　十九大新闻中心10月20日举行集体采访，邀请文化、艺术领域代表谈文化发展开创新局面。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中国和国际交往合作日益深入，特别是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很快，文化领域的交流所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包括思想观念、视野、市场。在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第一次允许外资有条件地进入中国影视产业文化市场。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超出我们想象。

●安来顺：如何让大众选择走进博物馆

“如何让大众选择走进博物馆，值得深思，博物馆间应加强交流，借鉴海内外成功案例。”

——10月20日中新网　2017国际文物保护装备博览会10月20日在济南举行。海内外文物专家和博物馆工作者以‘让古老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为主题展开讨论。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认为，博物馆运用科技的力量，让文物更鲜活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让古老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吸引大众走进博物馆，对文物产生兴趣，是当前博物馆的重要课题。

●王小节：电视节目应该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又要正气

“我们的节目应该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又要正气。我相信如果能做到这三点，节目就应该会有收视率和点击量。”

——10月20日人民网　日前，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集体采访，谈及文化发展如何开创新局面的话题时，中央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王小节如是表示。她认为，电视节目要不断推进内容创新，让作品内容紧扣时代主题，回应社会关切。制作精良的电视节目必然会受观众欢迎，收获不错的收视率和点击量。

●宁肯：网络文学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应有所担当

“我想象的网络文学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应有所担当，不仅是消遣、娱乐，还应寻找人们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存在感，以及本身审美的提高。”

——10月23日《工人日报》　日前，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掌阅科技联合主办的网络文学论坛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文学界的学者作家围绕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现状与趋势，为推动网络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共筑网络文学开发、展示、交流、合作、转化的良好环境而建言献策。作家宁肯认为，网络文学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应有所担当，而当下的网络文学极其庞杂，亟待有序健康地引导和梳理。

电话：0311—67562044
电邮：136@tom.com
hbrbwhzk@163.com